

麦芽糖

解 良

海边的太阳炙人,尤其是午后,厦大校园外的海滩上不见一个人,树荫成为人们最向往的地方。近傍晚,海滩上才涌来一些下海、拍照的游人,摆摊的小商贩也返回来。

我们一家人一直坐在海边栈道乘凉,准备天黑后离开,打车去高崎机场,乘22:39的飞机回北京。小外孙女又跑去了玩不够的海滩,我们只能再给她点时间满足她对沙子的贪恋。忽然从海滩那边传来一串铁器搏击发出的“叮叮当当”声,这清脆悦耳的搏击声让我顿感回到少年的东北家乡小镇,仿佛又看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摇着拨浪鼓的小货郎,看见手持大镊子样的拨器(又称唤头)拨得“格唧唧格唧唧”响的剃头匠,还有一个让我至今忘不掉的南方女人不知用什么铁器敲出的悦音,一如眼前海滩传来的音乐:叮叮当当,叮叮当。

我向海滩上寻望,在游人中间看到了她——一肩上挑着一副短小竹担子,一头担着一只竹筐,筐上写“麦芽糖”,搏击声来自她手上,她手提一块马蹄形状的铁,另一只手握一把小铁锤,有节奏、有韵律地敲击着那块铁,敲出清脆的银铃般的音乐,传遍了海滩。

我少年记忆里的那个南方女人出现在一个炎热的夏天,像海滩上这个女人一样,头上包着一块方巾,挑着短竹担,沿街敲出一串“叮叮当当”声。我看见邻家一个比我小的孩子站在路边的树荫下,嘴里嚼着棉花般软棉棉的糖,立即闻到一股浓重的麦面味儿。我当时是否流了口水自己没感觉,我问那个小孩子,你吃的是什么糖?答,麦芽糖。多少钱一块?五分钱。挑短竹担的南方女人和她敲出的“叮当”声拐进了街边的一条小巷,我飞快地朝母亲的工作单位跑去,想问母亲讨要五分钱,买一块自己从未吃过的麦芽糖。

母亲单位在街边,办公室的窗子冲着街,我看见母亲的几位女同事正围着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,从冰果箱里往外拿冰棍。一位阿姨冲着办公室窗里喊我母亲,高姐,你真是的,五分钱也不舍得花,快出来吧,我请你吃冰棍。我嘎然停在街上,没再往前走。阿姨们都认得我,我要走过去有故意讨冰棍吃的嫌疑,父母早就给我立下规矩,看见人家吃东西不能靠前,不能叫人视你是一个嘴馋的孩子。我看见阿姨们拿着冰棍吵嚷着返回办公室,自己踌躇在街边。我知道母亲舍不得花五分钱的原因,父亲已经在家里宣布,家里决定盖房子,从现在开始攒钱。在一个少年的眼里,盖房子是一项巨大的工程,父

亲和母亲每人每月四十几元工资,要攒钱盖三间房子谈何容易?所以要勒紧腰带,省吃俭用。我是家里的长子,妹妹和弟弟还小,父亲的决定好像是对我一个人宣布的,再不给上学以外的花销,吃零食只能是我的非分之想。我知道,如果我去母亲的办公室跟母亲张嘴,磨上一会,心软的母亲一准会掏给我够买一块麦芽糖的五分钱,但我这一次却悄悄地退了回来,打消了因嘴馋而对麦芽糖产生的渴望,将那一串“叮叮当当”声储存在少年的记忆里。

接下去的几年,父母让我跟着他们一起经历了“攒钱”的艰辛,听说县城里哪儿有公家扒旧房子,父母一大早就带着我跟他们一块去捡砖头,把捡回的大半块和半块的砖头用手推车推回来,一点点攒成一大垛。父母攒到了八百元钱的时候,又跟亲戚借了一些钱,终于在县城南山下垒起三间瓦房。房子罩面是红砖加青砖,里层用的都是捡来的砖头和土坯。我上初中那年家里欠人家的钱仍没还完,害得我总是穿不上那个时代时髦的衣服。父亲将他压箱底的衣裤拿给我穿,那是他结婚后穿过的呢子料子,我不喜欢,因为那是老样式,过时了,但没办法也得穿。那是一条米色的料子裤,表面上看还挺新,实里放在箱柜里已经糟烂,我挽起裤角在球场跟同学打篮球,对手上来一抓我,屁股后就撕开一条大口子。

少年至今,我只近距离地接触一次麦芽糖,眼下是第二次。麦芽糖是麦子做的,家乡的东北小镇不产麦子,没有人用麦子生麦芽,更没有人用麦芽熬制褐色透明的麦芽糖。长大后走南闯北,也仅仅从电视里看过麦芽糖,电视里的麦芽糖是放在塑料小杯子里,用竹签扎着吃,扯出的长丝常常黏在孩子的脸上,但我至今还没吃过麦芽糖。

晚风让海滩变得凉爽下来,我下意识地向前蹭了几步,还是有一点犹豫,现在流行星巴克不加糖,这种走街串巷叫卖的糖还有人吃吗?我看清楚了,挑短竹担的女人手中的弯铁原来是一把刀,锋刃用来切麦芽糖,她用铁锤敲击的是厚厚的刀背。听身边一位游客说,这女人敲出的“叮叮当当,叮叮当”就是闽南语“麦芽糖”的发音,像闽南音乐一样好听。那“叮当”声仿佛在海边作着广告,麦芽糖虽然没有“麦乐送”那么火爆,但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怀旧小食,在此“专卖”。我朝着挑短竹担的女人和她的闽南音乐走去,感觉自己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流着口水的少年,不同的是这一次我口袋里有足够的钱。

蜻蜓点水

余 君

那天上午上完专业课,我飞一般地去了地铁站,一个多小时的路程,几乎跨越了大半个南京,但是真的不觉得时间长,我只是单纯地高兴,高兴我在一点点靠近你。拿到校园卡,就开始漫长的等待,我竟然少有的不感到心烦,反而有一种喜悦隐隐漫在心头,原来喜欢你的人这么多……十二月的南京,阳光很暖,时光不远,我,在等你。

我早早地吃完晚饭,早早地赶到后藤体育馆。其实在你出场之前,先后有两个主持人叽哩呱啦地讲过一堆东西,我只是晕乎乎得坐着发说说,刷微博。直到主持人开始那个简单的介绍:“下面有请身为我们的主演之一的王凯上场”,我才猛然惊觉,唔,那个我喜欢了很久的人,我的男主角就要出现了。

一个高高瘦瘦的你,就这样自在地走到台上来,微笑着跟所有人打招呼。我托着腮,看着远处影影绰绰的你开着玩笑夸张地挥手,大声地问候,有一丝恍惚,伸手在包里掏眼镜的动作都顿了顿,这样很熟悉的笑声,这样很“王凯”的笑声……唔,原来此时此刻站在

台上的,真的是那个人!那个我想见的人!那个我喜欢的人!

你默默地走到场边,歪着头认真地看片花的样子,让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,断章里的句子这样写道:你在桥上观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。我飞快地按动快门,一连拍下好几张。这是我亲手拍的你,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你,我的独家记忆。场中第二次放片花的时候,我飞快地掏出手机,背过身去来了张自拍,和你一起的自拍。很仓促,我的表情并不自然,你只是个无法辨识的影子。

我其实很好满足,不祈求跟你牵手拥抱,不祈求和你一起互动游戏,不祈求你送锦鲤祝福,甚至不祈求能看清你的眉目,就这样静静地坐在离你不远不近的前方,陪着你走过那一天,那一点点的时光,便已足够。

那天晚上,痴痴颠峰地呼喊,肆无忌惮地喜欢……人世间美好的事物,大都难以拥有。我就当是遇见了你这只蜻蜓吧,蜻蜓点水,一瞬间的相遇而已。之后,你自在地飞,我慢慢地流。



打马风雪中 佚名 摄

军营岁月

戴旭东

198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,我和五名报考南京步校的战友通过了基层的选拔,打起背包,扛起枪赶到了余杭区留下镇的一军一团驻地。当晚,我们在16平方米的宿舍里,见到了刚从军校毕业的赵排长,原以为能够休息一天,去看看营房周围的山林,没想到他说,大家放下背包,铺好床,明天开始集训!

第二天,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惊醒了我们,我们赶紧穿衣,列队集合,赵排长检查军容风纪后,带队出操。冬天的早晨,天还是黑的。深山洼里,坡路弯曲,雾气缭绕,顺着路面奔跑,翻过黑压压的大山就是灵隐寺。没多久,我们个个喘着粗气,汗水浸湿了棉袄。

晚上,大雪纷飞。营房在半山腰,厚厚的白雪让我忘记了脚下是台阶,我端起洗脚水冲出门,一脚踏空从五米高台栽了下去,下巴磕在石头上。醒来时,卫生员替我包扎了伤口,我忍着疼痛,摸着缠着绷带的脸,提出休训一天。赵排长说:“这点伤算什么?我在军校盲肠炎开刀,是捂着肚子走下手术台的!”

我们像新兵一样训练着,单双杠、跳马和100米障碍跨越,赵排长用秒表记录每个人的成绩,谁在训练时说肚子疼或是其他毛病,他会用树枝抽着你去跑山路,再“赏”50个俯卧撑,谁科目不合格,就在晚饭后勤队在山上练100个俯卧撑。那天下午,细雨蒙蒙,我们赶到匍匐训练场地,赵排长说,受伤了可以休息。匍匐,既要穿越地面的障碍,又要不被铁丝网刮伤。之前我右腿已磨破了,爬了60米,不巧碰压到尖石,扒开裤子看到了腿骨……伤口包扎好,我倒地一躺。赵排长跑来踹了我一脚,手指原地,让我重新开始,我咬着牙忍痛爬行。

面对严酷的训练,每个人的心里都窝着火,却又无可奈何。在训练单双杠时,我们有意鼓动赵排长去做双臂大绕环,因为追求动作的高难度,他付出了代价。有一天,看到赵排长一瘸一拐走进食堂吃中

饭,大家笑开了怀。射击训练是快乐的,我们和排长一起趴在地上,重复着拉枪栓、瞄靶、扣扳机的动作。赵排长看我们胸有成竹的样子,领我们去了靶场。他把子弹递给大家说:“是骡子是马,拉出来溜溜。”打冲锋枪连射时,他说谁打得好奖励10发子弹。我最后一个扣动扳机,10发子弹连射完毕。赵排长说你的姿式跟他们一样,肯定跑靶了,结果靶上惊现了9个弹孔,赵排长惊喜交加。我说你刚才讲的话可算数?他立刻递给我装满10发子弹的弹匣,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。

训练之余,留守营房的一团某连战士告诉我们,越军在7月12日丧心病狂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扑,松毛岭的局势异常严峻。两天后,一军率一师赴越参战。临行前,一团的连队战士一个个剃了光头,去留下镇照了相,然后在军旗下宣誓,给亲人写了遗言,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,奔赴老山前线。他们顶着越军猛烈的炮火,在敌阵地杀进打出,有的腿折手断也不下火线,有一个战士肠子被打出来了,捂住肚子甩出手榴弹,有的与敌人拼刺格斗,滚下山涧,与敌同尽……该团最先阵亡的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养猪兵,几个月前,他的身影就在我们路过的连部养猪场。后来,他永远地躺在麻栗坡烈士陵园里。我们还听说老山战斗中,很多战士在猫耳洞里裸身打仗。因为山区气候潮湿,雨淋日晒,细菌泛滥,潜伏在洞里的战士大多裆部溃瘍糜烂,有的裤头和血肉粘连在一起……原先,我被伤痛缠绕的困惑连同训练量过度的抵触情绪已荡然无存,英雄情结在心中升起来。

我们慢慢熬过了寒冷的冬天,在一步步的坚持下,通过了南京步校教官的军事考核,获得参加军校文化考试的资格。分手时刻,我们围着营房前的山路跑了一圈,看山看树看炊烟,挥手作别天边的云彩,和赵排长紧紧拥抱……